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一輯

沈雲龍 主編

建都論戰

王克編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影印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一輯 精裝：十二冊

定價：新台

正

編輯者：沈

雲

發行人：李

振

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建
都
論
譖
戰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目 次

建都的前提與條件	一
南京論	一
北平論	二
西安論	三
武漢論	三
東北論	四
濟南論	四
洛陽論	五
長沙論	五
蘭州論	六

建都論戰

建都的前提與條件

一 張君俊：戰後首都問題

戰後首都應有的條件：（一）居高臨下，控制全國。（二）地點適中，易行政命令。（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四）難受國際陸軍威脅。（五）不感國際海軍威脅。（六）便于防空，不畏轟炸。（七）一勞永逸，不再遷都。（八）便于掩護全國建設。（九）提高民族自尊氣節。（十）有調和民族感情之作用。（十一）促成民族生理之改造。

二 丘良任：論建都

我國歷代選擇都城的條件，不外三項：（一）國土中心，易于統制。（二）交通便利，物產豐饒。（三）形勢險要，可攻可守。第一項為政治的條件，第二項為經濟的條件；第三項為軍事的條件，三個條件具備，才是理想的首都。

三 傅孟真：戰後建都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心中先要摒棄兩個不自覺的錯誤，第一個是「發懷古之幽情」。我們這個歷史悠長的民族，有個幽情是很自然的，然而為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國家起見，這幽情有時是很危險的。文化如此，建都亦然。歷史上的偉大時代，都有他那一個時代的問題，時代變了，問題也變了。即如漢高祖之忽然放棄洛陽而向長安，是應付當時內外問題的一個大手段，決非有所愛于終南渭水之風水。何為當時的內部問題？當時的情形，居關東有不易控制關西的危險，居關西而修好了道路，却可以控制關東。何為當時的對外問題？當時的匈奴可以隨時到渭水北岸，其建都之所，雖正對大同，然河套陝北在地形上最便于胡騎侵入。當時定都長安的故事，大致是如下所說的：陳涉起兵後，關東的革命軍都羨慕秦土那塊肥地方，與其說是羨慕秦土肥沃，毋寧說是羨慕秦土聚積了無量的掠奪品，所謂子女玉帛者。所以義帝才有「先入關者王之」之約。項羽看不到秦土之重要，分給三個不能自保的降將，白白的為劉邦之資。劉邦也是一個富貴歸故鄉的人物，所以才有可笑的大風歌，不過在建都大事上，確能以理智克服情感。先擇好了洛陽，當時的一個大商業城，正是天下之中心。

婁敬忽然提醒了長安之重要，他心中活動了，一問張良，張良雖爲韓世家，却大贊成長安說。劉邦彷彿如夢初醒，立刻駕着車奔赴灰燼的咸陽城，歡喜的結果，把姓婁的改作姓劉（可笑），封他作奉春君。這事張良不先說，大約項羽一死張良的魂魄便隨赤松子去了！這一幕戲，從美術上說，不少俗氣，從國策上說，極關重要，從此奠定了漢家的天下。如此說來，彼一時代對此一時代，彼時代的內外問題對此時代的內外問題，今日若重演「舉中國襲之長安」那一幕戲，自然應該以長春或瀋陽爲都，至少是北京。胡秋原先生真是絕頂聰明人，那些主張遷西安者，大多以歷史爲根據，殊不知當年都西北之根據，即今日都東北之根據也。

第二個要摒除的錯誤，是全國中心說。假如建都必在中心，蘇聯應遷烏拉山東，美國應遷芝加哥，這絕不是必要的。誠然以今天空戰之發達，都城太近邊境，自有不便處，然必在中心也無必要。決定建都適宜的因素，另有所在。

討論這問題，我們先要認識幾件事實。

第一，中國不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而必須在最近迅速走上工業化之路，若是，則建都最適宜的地方，應當是可爲最大工業區域的中心。否則工業化的重心不在國都之四週，便可另成一個經濟重心，這個經濟重心便可變成一個政治重心。以二十餘年

前的情形論，北平管不到上海，即以國民政府遷置在南京論，這些年國家進步多了，金陵控制北方遠不如從前之難，然而一日東三省北七省工業化起來，農牧改進起來，經濟的重心自然在北不在南。還有一事，勞工是今後的一個大問題，勞工的力量必隨工業化而進展，於是工業化的區域，自然要產出他的政治力量來，這個趨勢在實行民主主義時更要表現出來的。

第二，中國在文教上確是一個融合統一的民族，然而南北各地之地域性也不算不發達；所謂省界一種感覺，仍是多數人下意識中一個原動力。北方諸省人，心中有一個北人的自覺，是明顯的事實。我自己是一個北方人，以讀書服務之環境無多大地域性，所以朋友以兩人為多。但常聽到北方朋友或相識對於「北人落伍」之嗟嘆，此為非其罪而落伍也。即我自己，除去對於自己的家鄉時常戀念外，一切地域感覺算是洗刷得夠清楚的了。然而每次蔣夢麟先生開玩笑，說一故事，「你那個賣螃蟹的同鄉說你是南方人」，心中總多多少少發點氣，每試每中。新教育之發達，在南方比在北方先，與外國接觸也如此，加以明清兩代長江流域經濟與人文都比黃河流域發達，遂形成了今天北人稍稍落後的事實。這個事實，反而助長北人之地域觀念。如此談來，若把政府放在南方，北人的地域性可以發展下去。若把政府放在北方，南人的地域性不

會發展下去，因為今後幾十年中任何政府，總不免南人佔絕大多數。在南則北人或以爲「他是他」，在北則南人總以爲「他是我」。南北尙如此，何況關內與關外？清朝末年，東三省對內的向心力很強，然自民國初年張氏步公孫氏之後，東北同胞之地域自覺，恐因政治影響，未必即走衰落的一條路吧！

第三，在空戰發達之前，興國的都城往往接近邊境，只有苟安的國家才把都城放在中心點。前一項的例子，有漢唐之都長安，明成祖之都北平，後一項的例子，有東漢北宋之都汴洛。空軍發達，這個例子是稍稍改變了，都城不可太接近邊境，然而仍舊需要控制着形勝之地。「都城應建設在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處，」這是我們必需守着的格言。試看今後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處在何一方，這可不問而知。在防海嗎？誠然，日本問題不澈底解決，我們的國防最要緊的是海防；但是，如果日本問題不澈底解決，而建國的工作亦無從說起，何況建都？所以一切討論皆以日本消滅其大海軍大陸軍爲前提，否則一切不必說了。日本既無大海軍，則試問海波自那一陣風吹來？美國？上帝不許我們想到美國人是我們理想的敵人，而不是我們永久的朋友！英國？英國是聰明人，今後決不再作領土冒險了。其實過去一百年之中英糾紛，都是「經濟發展」「與人比賽」兩個觀念爲動力，英國從未曾在遠東發展過領土慾。那麼，一百年

約「海禍」，將以鴉片始，以抗戰終。即此一點，已足證明由南京遷武漢一說之無意義了。然而在陸地上，這問題決不如是簡單，張歐洲地圖一看，爲之駭然！我們若以蘇聯爲假想敵，可謂至愚。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是不與鄰邦起任何糾紛的。但是，強大的蘇聯，與我們工業化的基礎地接壤，這個事實使得我們更該趕快工業化這個區域。我們的頭腦，理當放在與我們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則有變爲頑冥之慮。大凡兩個國家，接觸近，轉易維持和平，接觸遠，轉可由忽略而無事生事。遠例如宋金，本是盟國，以不接頭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龍江之役，假如當時政府在北平，或者對那事注意要多些罷。再就日本說，這次必需解決他的大海軍大陸軍，固爲一切之前提，然而滅亡了他也是做不到，不該做的。他既不滅亡而保持其本土，則以小鬼的脾氣論，二三十年後，必又來生事。到那時候仍舊以朝鮮爲跳板，仍以延吉清津一道爲侵華最方便之路。所以都城在北方，仍是防倭之要着，在南方，則時移世異矣。

如此說來，中華民國首都應在北平，似乎沒多問題的。

四 沙學浚：中國之中樞區域與首都

首都之選定應注重便于領導建國，而不是便于平定內亂，更不是準備不久又將爆

發的二次抗戰。

在選定國都地點時，視線應射得遠些，空間上要密切注意全世界尤其列強歷史發展之趨向，及其對中國之關係與影響，不要只看中國，時間上要想像並理想着中國與世界在戰後及三五十年後各是什麼樣子，如中國工業化成功了多少，友敵關係是否與今日完全相同，不可只看現在。另外還有三個不可：

第一，不可完全根據抗戰教訓，提出海洋可怕內地退縮政策。抗戰是遠東史與世界史八十年來發展之自然結果，如果日本戰敗，很少可能在二三十年內複演這段歷史。抗戰教訓可比病房經驗，建國工作則是運動場上的活動，不能相提並論。

第二，不可用形勢完固的地理觀點考慮首都之安全。安全自然是建都條件之一，但首都之安全繫于全國之安全，而全國之安全繫于國力之充沛。如果國力太薄弱，國防無辦法，首都雖深藏于「天下之奧區」之中，恐亦難有出路。談首都安全而念念不忘「寇深矣」，兵臨城下，或天險可恃，實在是太軟弱太悲觀的看法。

第三，不可完全根據顧祖禹東控西聯，南阻北接的地理學說，及乍分乍合，大陸發展為中心的中國歷史，來觀察，認識現代的新中國，亦即行將現代化的統一的新中國。歷史是演進的，理解並理想新中國的未來歷史發展，要有新的史地眼光，新的理

建都問題是一個政治地理的問題。政治地理學的任務，簡單的講在於研究政治權力之分佈與地理環境之關係。因此研究建都問題，除開歷史地理（包括氣候地形，經濟交通，聚落民族等項目）兩大因素外，尚須考慮到與權力很有關係的國策與力源兩大因素。

(一) 國策：國內外的形勢謂之國勢，根據當前國勢及最近將來的可能變化而確定的立國方針謂之國策。有些國家的首都常隨國策的變化而移徙。俄國彼得大帝建都彼得堡，戰後革命政府遷都莫斯科，均為國策所決定，前者為接近海洋接近西歐，後者為避免威脅（西方領土縮小之結果）建都內部。戰後土耳其遷都安哥拉，與後一點相同。南宋之遷都臨安，亦形勢使然，不得不爾。

(二) 力源（*Basis*，亦譯策源）：借用自克勞什維之戰爭論，在本文裏表示一國或一個政治勢力的首都之選定，主要著眼於力量策源地所在之區域，首都建於該區之中央或其不遠之附近，不但感覺安全，而且便於接應與運用。

五 胡秋源：長春建都論

國都是一政治問題，是一國防問題。我們必須由戰後國防安全的需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由中國未來立國之根本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所謂地理中心，歷史名城等，都是次要問題，而且大多是已失考慮價值的。

所謂已失考慮價值者，即是因為在未來世界技術狀況之下，一切都得重新估定價值。例如，在過去驛運時代，一國國都誠然要在一國中央，以便於控制全國。假使如此，我們不妨用平面幾何學，在地圖上求一個中心點。但在今日火車輪船的條件之下，地理的中心已不是幾何學的中心，也不是重要的事。至於空運發達以後，任何一地都是中心，因為遠近的差別縮小了。倫敦華盛頓之所在地不是英美中心，却無礙其能控制全國。其次，地勢之險要，在今天也不足重視。在弓箭時代，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地。但尚且我往寇亦就往。大炮坦克時代，情勢已大不同。到了空軍發達，世界更無可稱險要之地。有人研究戰後國都，談到好不好掘防空洞。但我想，如果將來我們還要靠防空洞保險，實不成話說：而據說現在炸彈有重八噸者，則將來十噸二十噸也不稀奇。如人類將無戰爭，我們無所用其險要，如果還有戰爭，則在十噸二十噸炸彈之下，縱有桂林重慶天造地設之防空洞，亦不足以保證安全。至於氣象氣候之類，根本不值一提。假使這是建都條件，寒帶熱帶不應有國家了。

交通經濟中心，有連帶關係。大凡經濟的中心，一定是交通的要道，這是值得考慮的條件，但不是根本的條件。因為一個政治中心可以造成交通便利，但亦不一定要十分四通八達。華盛頓華斯科乃至柏林，都不是交通和經濟中心。而大凡交通中心，也一定與形勢險要的條件多少矛盾。

至於歷史上屢爲國都的事實，固不應有拘束現在的效力，但我們還要研究我們祖宗過去建都於是的原故。例如西安在歷史上建都最久。但並非因其爲地理中心，或形勢險要，乃至氣候之適宜。所謂「居高臨下勢若建瓶」云云，也只是文人揣測之詞。

歷史上建都西安，是由國防的觀點出發的。第一，在古代，中國的威脅來自北部和西部，如匈奴突厥回紇之類。我們的祖先一定要在西安建都。以便鎮壓潛在的敵人。因此有爲之世，如西周秦漢隋唐，都在西安建都，而東遷南渡，大抵由於希望避免威脅，於是奄奄而至於亡。第二，古代關中最爲富庶，太史公記，「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我們應師古人定都西安之意，但應根據形勢的變遷，選擇新的國防重地。說這裏我覺得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實有絕大遠見（他對內政策不談，而對外則不能否認其遠略）。他之遷都北京，實在於鎮壓金元之捲土重來，因為宋元以後，中國民族的威脅，引其平源已由西北移到東北；而在海運大通以後，

西安亦不復是財富之區了。

六 翁文灝：建都濟南議

克爲首都之地點，對於下列標準，自當特爲重視：
①海疆爲近代國防之命脈，故
首都所在不宜離海口過遠。
②南北兩方並應注重，故首都宜設於南北較爲適中之地。
③東北富源既多，工業復盛，關係甚大，而地近強鄰，
首都地位須對東北有充分照顧。聯爲一貫。

七 洪絨：從地略論建都

國都是一國的國防中心，國家安危之所繫，牠的戰略位置必須對外便於指揮攻
守，對內便於控制統一。所謂地略，就是用戰略地理 Geo-strategy 的觀點來考慮這個
問題。

南 宋 論

曠觀古今中外歷史，凡於戰時遷都者戰勝後必定還都，如不幸而戰敗，或還都或移都，視情形而定。庚子之役，聯軍陷北京，車駕幸西安，和議已定，大臣有建議還都西安者，兩江總督劉坤一力爭，逾年車駕還京師。此次同盟國勝利後，蘇聯必將由古比雪夫還於莫斯科，事實上已還都，中國爲何不敢光榮還都，致爲劉坤一所笑。首都之安全，豈退避政策可能保障！

遷都南京之理由除此點似小實大的理由外，尚有其他更重要者。

現代與將來之南京，就地位與地位價值言，與過去之南京根本不同。南京已由邊緣地位變爲中央地位，即是地位適中——是由這樣觀察而得的結論。

先從分中國爲五帶：（一）邊疆。（二）中國弧形斷裂線（指大庾安嶺，太行山，秦嶺斷裂，湖廣斷裂即三峽，貴州斷裂）以謂之腹裏部分。（三）弧形斷裂線以東之腹裏部分。（四）以海岸爲根據之緣海的內環。（五）以沿海島嶼爲根據之緣海的外環。南京適居第三帶，即中央地帶。

再縱分腹裏及南洋（其他華僑人口數與全部邊疆人口大致相等）爲五帶：（一）東北及內蒙，（二）黃河流域，（三）長江流域，（四）福建台灣與嶺南，（五）南洋，南京亦居第三帶，即中央地帶。

在縱橫分帶上南京均居第三帶。故爲全國或全民族分布區之中央地位，雖然是中樞區域之東南角。今日之南京，本質上與漢唐時代之西安相若，一方控制中樞區域，一方面對海疆威脅，故今日南京建都，也是以「首都作要塞」，一方控制中樞區域，一方面對海疆威脅，故今日南京建都，也是以「首都作要塞，以天子守邊疆。」

在交通上，長江大動脈之終點，海外航運之起點，沿海航運之中點，聚會於江南，上海，中國亦太平洋上最大之世界港，遠東海陸（水運與鐵路）交通最大之焦點（日本任何都市趕不上），其腹地初不限於長江流域，瀕海沿線地區亦深受其支配，海州，青島甚至天津，大連部份均爲上海之衛星港，故上海蔚爲中國最大貿易港，遠東最大轉口港。南京控有此港與江浙富區，財賦（包括關稅）之區，交通之便利甲于全國。

在經濟上，長江流域多農產，自給自用之消費農產與國際貿易之貿易農產或外匯農產量與價值上的超過北方（遠東北之大豆計）。中國之工業生產百分之七十五在長江流域，其中最大部份集中於上海與江南。甚至畜牧在西北爲原始的，粗放的，而現代高級生產之乳酪業，則以東南爲宜。南京的周地之富，亦甲于全國。

在人口密度上，江南佔全國之首席。長江流域一萬五千萬（不連江浙兩省之六千

萬），沿海七省及重要港埠之兩萬萬，作了字形之分布，其會合點在江南，故爲全國人力重心之所在。同時又爲人才重心之所在，因全國才智之士自東以江浙占主要成份，時至今日，依然如此。（十餘年前東方雜誌有專文論此，一時查不出。）

「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一語，在現在又增加新的意義與重要，故能提高南京之建都價值。

象山港，面臨東海，靠近日本，又居全國海岸之中央，右聯澎湖，瓊崖，左接青島、大連，策應至便，台灣、琉球收回作爲自由出入太平洋之門戶，由象山港控制之最爲方便。象山港之優越的中地位，增進南京建都之海防價值，爲有史以來所未有。

總之建都南京之理由爲掌握地理優勢，均衡海陸發展。

二 傅孟真：戰後建都問題

南京，其實南京也有不少的好處，他有北平沒有的條件，其地位僅次於北平。國都應該自南京遷北平與否，完全看我們今後立國的決心如何。若照東漢安樂主義的辦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漢開國的魄力，把都城放在邊塞上，還是到北平去。不過，不求安樂者，子孫育母可以得到安樂；求安樂者，每不得安樂。個人國家，皆

是如此的。南京的長處我不多說，因為這篇文本爲北平說張軍，而且說得已經太多了。

三 張君俊：戰後首都問題

南京居長江之南，自古守長江者必先守淮河，此因淮河爲長江之屏障，輕重得失，皆以淮河爲樞紐。近之鎮江揚州爲重鎮，四通八達，水路優勢，垂手可破，東吳不得淮南，晉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五胡之亂，江淮之間，如壽春，合肥，淮陰，即爲晉室重鎮，至陳宣帝，失淮陰之地，韓擒虎趨金口，采石杭而陳亡。至長江上游如九江，黃州，武昌，荊州，襄陽，爲歷代金陵之重鎮。其兵費之多，不減淮南各鎮，防患之難，不易於淮南各鎮。外之啓王濬王渾之戎，內之啓王敦蘇峻之亂，換而言之，重鎮多，遠之則叛，近之則篡，費兵多，則國不易強，費財多，則民不易富。我們根據史跡，即知南京不易防守了。

過去苟非偏安之局，決不棄都金陵，孫吳都武昌，建業五十九年，東吳都健康一百零二年；宋都健康五十八年，齊都健康二十二年，梁都健康五十四年，陳都健康三十一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以上的金陵健康，建業，皆現在之南京，然則南京

建都，不僅不能鞏固國本，反為禍亂之階，我們若以中國歷史尚有可以借鏡之處，則戰後之首都，真有再三考慮的必要。

再以戰前而論，南京所受的威脅，已有目共覩，當江西左領洪流暴發之時，幸中央以全力應付，假使稍失機宜，則左領勢力北趨九江，東向南京直撲，則東南半壁，又必已改觀。昔石友三在漢口叛變，孫傳芳二次渡江，均為險中之險，所以南京形勢，無險可守，自然防患難週，對內很難發生有效的作用。

再以此次中日戰爭而論，更知南京之脆弱。一聞國際有警，南京即須立刻遷都，否則便有無法行使職權的危險。究其實在，我國海軍，尙待建立，既無海軍，我們根本不配建都海濱，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又當現在飛機發展它威力的時候，我們即使建立了偉大雄厚的海軍，也不應該建都海濱，證以此次歐戰之經驗，英國擁有世界第一位的海軍，去年德國以四千餘架飛機，轟炸倫敦，英人危在旦夕，倘德人能繼續轟炸倫敦數日，英倫前途便可發生問題。英國三島，本係彈丸之地，首都雖不欲建於海濱，亦無內陸可遷。但我國形勢不同，有的是內陸，即戰後能建設英國同等海軍，也不該建都南京，而嘗試英人所已嘗試過的痛苦。然則首都應在內陸，乃為最安全的策略了。

尤有進者，現在是空軍發揮威力最大的時候，南京對於空防，絕無安全保障，挖地三尺，便水如泉湧，若我國再行真都南京，一遇敵人空軍威脅，勢將束手待斃。爲避免無謂犧牲，亦不應該建都南京。

南京西北兩方有長江，敵人海軍溯江西上，整個城市即在敵艦炮火射程之內，一二人之役，倭寇毀我上海，真茹，吳淞；相繼失守，敵艦船艘千里，馳驟長江，下開一炮，中樞震動，若非上海協定，忍辱圖和，敵人海空兩軍威脅南京，指顧間之事耳！

對於政令之執行，我們亦不能完全忽略。南京地理位置，偏於東南，在過去對於西北，西南，東北，皆有鞭長莫及之感。戰後我國應糾正過去一切錯誤，而位置中央政府於全國適中首都，這才能控制全國。所以爲政令統一，與指揮靈活起見，南京不可再爲首都。

須知面積太大的國家，首都應該適中，交通不便的國家，首都更應該適中，中國是面積太大的國家，亦是交通不便的國家，我們既具備這兩個條件，所以戰後的首都，不成問題的，應該適中，假使我們戰後仍真都南京，對於邊疆各省之距離，必無法克服，距離不能克服，鴻溝必日益加深，此種情形，對於邊疆之統制，必發生致命

的打擊。

四 荣貞固：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建都南京時，確有其優點，第一，控制着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第二，在京滬沿線只有外國人的經濟勢力，並無外國人的軍事據點，隨處可以設防。第三，在南京附近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已經掃蕩無餘。所以建都南京的時代，的確政府的威信比舊北京政府振作多了。然而南京天生是一個用武之區，尤其只具備守勢的形勢而不合攻勢的形勢。自上海放棄以後，南京背水一戰，犧牲中央軍不少的精銳，這個痛苦的回憶，至今尚深深在人心中，因此不能不對南京的國防地位，重加討論。就南京外線說，中國的邊界四分之一為海岸線，四分之三為陸路。所以中國國外敵人的侵入，陸路與海路，應為三與一之比。因此防禦外敵，陸軍的用處，比海軍的用處更頻繁，所以西北九邊常為用兵所在。縮着這些重兵的樞紐之處，那就東為北平，西安長安。倘若立一統之雄規，置國防於磐石，那就不能不在西北安置重兵。重兵安置既久，首都一定要和邊防軍區脫節，而對政府前途加以妨害。南京自歷代建都以還，武力上總不能完全控制四境。內輕外重，自三國的吳已有萌芽，此後朝朝的荊州，常常總有跋扈

的將臨。至明代一統的局面雖然明太祖維持了三十一年，但傳到建文，四年即敗，這便是因為西北邊防爲勁兵所在，京城在西北，則勁兵爲政府利用，京城在東南，則勁兵爲叛徒利用。明代有兩個叛王，一個燕王，一個寧王，燕王叛於北，燕王勝，寧王叛於南，寧王敗，倘使建文在北平，正德在南京，那就結果一定會相反的，再向前說，漢武帝和吳王議交換了根據地，唐憲宗和吳王議易地而處，用着關中的勁兵的一定是吳王議，用着朔方的勁兵也會是吳王議，那就成敗也不同了。

再從南京的內線說，也有其缺點，江南區域的東面及東南臨海，西北及北面臨江，在陸路交通上，障礙甚多。尤其是大江正穿過南京的西面，一旦包圍，即無處扼守。即則固不必說，近如孫傳芳的渡江，幸而克復。到這次中日之戰，蕪湖尙失在南京之前，結果南京受絕大的犧牲，不能說不是退路不安全之故。

將來如再建都南京，內線的形勢，很難修正。外線的形勢，因爲不能不在關北安置重兵，縱令交通如何方便，也很難挽回內輕外重的局面，亦是無法改善南京過去的悲劇。

更就將來立國的命脈而論，從前立國在農產品，在原料，今後應當致力於重工業的發展。中國的農業中樞，就過去而論是太湖沿岸，所以江南亦爲財富之源。今後若

致力於重工業，那麼全國鐵礦百分之八十在遼寧二省，煤礦百分之八十在晉陝二省，縮著兩處中樞的便是北平。重工業不僅為所有工業的源泉，並且即是軍事工業。山西衰衰山河，作為重工業區域，恰得其宜。現在雖在淪陷中，但將重工業，發展到相當程度，便易於扼守了。重兵在西北，重工業也在西北，配備甚易。但都城在北平或長安，則重工業為都城的支援。若在南京要來控制重工業區域，又費事了。除非將遼鐵晉煤運到京滬之間設備，後方腹地之旨，並且亦是不經濟的事。

更就民族優生學的觀點而論。這點張君俊氏已在大公報九月七日談過，即長江流域為近熱帶氣候，對於健康是不相宜的，不應當將國內的優秀分子集中其地，使得下一代體力和智力不能均衡發展。今按氣候影響生理，是鐵的事實，就最顯著的身長而論，在北半球都是愈北愈高，愈南愈低，中國人身長的平均數，黃河大平原是一六人·六公分，江蘇江南是一六五·二公分，廣東是一六三·三公分，影響其他部份的，也大致可以推知，都城為國家的表率，我們的一代，需要支持國家的，還是「燕趙兒」呢？還是「江南才子」呢？過去的北方人為的是不振作，天然的是振作，將來只要人事能振作起來，便天人合一了。

南京不宜國都，具如上述。

北平論

一 傅孟真：戰後建都問題

中國之資源既集中在北方諸省，而這北方諸省又常在危險中，我們便該建都在他的中心點去——北平。

此外還有幾點長處，建都北平然後有之：

一、天氣。中國的都城至少須達一千萬人。這一千萬人，若因天氣有三個月不能工作，則無形減少工作效能四分之一，死亡提早尚不在內。南京武漢兩地，尤其是武漢，夏天太熱，無形中減少工作效能一月至兩月不等。冬天雖比北方暖。然而煤貴，無普遍溫室之習慣，於是走路提着熱水袋，在家帶着手套，無形中減少工作效能不少，北平的冬天是最可愛的，煤既便宜到極度，無論貧賤，家家燒煤，所以在屋子裏如過春日，在屋子外便可活潑了。北平的夏天，有時也熱，但晚上總睡得着覺，若厭北平熱，則一過古北口，不久便是木蘭，即所謂熱河行宮者，火車當日可以來回，汽車也可以昨往今返。在木蘭為政府夏日辦公處，比牯嶺之於南京，方便何止一百倍？這樣，無形中工作效能大大增加了，即是人命延長了，精神不浪費了。

二、現成都市。戰後建設萬事待辦，請問我們的資本何自來？借債是有限的，自力更生要吃大苦的。試看蘇聯之建設，老百姓在生活上曾出了多麼高的代價，或者在最初餓死了多少人？我們的物質憑藉，遠不如蘇聯，加以此次戰事殘破範圍之大，我們戰後當集中力量在生產上，斷不當建都城爲第一義。「大興土木」，在歷史上本是亡國條件之一，這原則在今天仍然有効。北平是個現成的都會，其可容人口之數，比南京爲多，當作都城目下即可應用。其必要之新建設，可在舊城之外，待第一第四次五年計劃再辦的了。也許日本人撤退時大毀而去，但修補舊城市總比造新城市容易。

三、有海口。這話初看來似乎怪了，北平連河都沒有，何以說有海口？我們不要忘，運河在當年本是由杭州直通北京城門下的。所謂二關，我幼年還常去玩耍。永定河白河問題，是容易早解決的。天津之淤塞，實在人事上太不講究，原不是難辦的，把這區河渠調整好，修一條寬渠，小輪船可以到北京。若在冬天，秦皇島距北平不算太遠，那是一個不凍港。這話是說，北平接近海運，這也是建都的一要點。

四、練兵方便。這却是極重要的一點。今後工業化和建軍。未來是一件事。以中國社會之形態論，以近代化軍隊之須集中訓練論，當年俾士麥面告李鴻章的那個辦法，就是集中在首都左近練兵，而各地道路修好仍舊是適用的，若以北平四圈各一千

五百里爲練兵集中之地，各種地形，幾乎應有盡有。平地廣原不必說，山則是真正的大山。可以演習隘口爭奪戰，可在大山裏建修飛機場，因爲大山與平地多是直接相連的。戈壁上演習坦克，沙漠中演習進軍，渡永定河之爭奪戰，湖沼戰鬥，（勝芳一帶湖沼甚多）雪中戰鬥，夏秋大雨中戰鬥，皆可曲盡其妙。只缺乏熱帶森林戰之演習場，與中國南方小丘陵區域之地形而已。至於南京武漢，只有稻田與小山兩種地形，大規模的飛機場已不易尋，若鑿山的飛機場更爲難能。我現在遐想未來的強大中國，其「邦畿千里」之中，大工廠，集體農場；練兵場，飛機場，錯綜着成一幅錦繡圖案，這樣近代文化的偉大的美麗世界，比起那故宮建築，江南風景，後者算得什麼呢？

有人問我，北平作都城，與建海軍之影響如何？我想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近代的國家，不是上古與中世的城國 (City-states)，不需以海軍基地爲建都之條件。說到這裏，我們要想想我們將來的海軍是怎樣的形態。我想，我們永不以侵略爲主義，永不爭霸大洋，大海軍是不必要的，只是一個輕型航海艦隊，已經夠我們今後一二十年擔負的了。這艦隊中，要有兩個大巡洋艦，專爲每年訪問華僑與友邦之用。其主力應爲潛水艦，驅逐艦，輕快巡洋艦，至於主力艦與航空母艦，我們根本不需要。沿海

應該建設些海軍要塞，而旅大與威海建設好了，渤海便是一個中國湖。再加以朝鮮必然永遠是我們的豐邦，渤海中也有二三不凍港，北平之「海上安全」，比南京好多了。

北平作都城，只有一個大毛病，就是離內外蒙古交界處。比較還是太近些。這地方，我指錫林庫布翠與車臣汗交界處——一片大戈壁——而言。我們不要在實際問題中幻想我們的邊疆在外蒙古之北的買賣城啊。不過這話又說回來了，我們今後外交，應該以協和四鄰為主義，而且我們既往在強鄰之旁，不更可清醒些麼？

二 沙學浚：移都北平之理由

國民政府之建都南京，表面上的理由是尊奉總理遺訓，事實上則為就近力源——華南之財力，江浙之財力，南方之人力物力，與準備再進，是時革命力量未達黃河流域，雖欲都北平都西安，均不可能，其情形與民元之暫都南京完全相同。

抗戰勝利後，日本崩潰或削弱，朝鮮真正獨立，東北完全（指連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租借地）收回，台灣琉球一齊收回，而中國全部統一，這種種如果都照着正義與理想大部或完全實現，筆者主張移都北平。

北伐成功後，北平雖非國都，其地位重要關係重大等於首都，盧溝橋事變初起，

平津即告淪陷，當時蔣委員長於告抗戰全體將士第二書說：「……平津既是北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就是我國家整個命脈之所關……」，北平之淪陷對國民精神上之影響與抗戰進展上之影響，絕不下於首都之淪陷。故移都北平與還都南京，就紀念勝利言意義是完全一致的。此外，尚有種種理由說明北平之適於建都。

首先要講到北平之地位與地位價值。現代北平之地位與歷史上之北平大致相同而意義加重。北平是北方國防重心，外聯邊塞，內瞰中原，以黃海渤海為內湖，遼東山東（兩半島）為門戶。只須有相當力量加以防守，北平便成支加哥。北平是北方最大陸空交通會點，鐵道航空四方輻輳。勢力所達之範圍最廣，全國沿海航運以渤海為起點，邊疆腹裏緣海三大區在燕山一線最為接近，見西山之駝隊；遙念朔漠之安危，登津沽之巨輪，凝想太平洋之遼闊。胡人南下牧馬久成歷史陳跡，但高原隱憂並未消除。登萬里長城，懷漢唐盛業，油然生追奔逐北之思。北平之雄壯形勢，可以概見。

北平之地理位置雖是如此之重要，但其周地之空間價值，因地理環境之稍差，水旱兵災之頻仍，軍閥與敵國之長期統治，在現在，却是不如南方，但發展希望甚大。再就今代之歷史言，國民革命策源於珠江流域，定基於長江流域，其勢力其影響愈北而愈弱，東北亡了十二年自然最弱。從南京定都到抗戰前夕的十年間，革命勢力雖已

「北上」，但不易深入，不易遍布，不易滲透，不易生根。在有些地方雖能生根，却因草莽滋蔓，不易順利成長。

比較的講，南方繁榮，北方衰落，南方活躍，北方凝滯，南方進步，北方保守，成爲明顯的對比。因此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質上，中國處於一種半邊渾麻的狀態，此非僅北方之痛苦，亦南方之不幸。

中國自古以來本是文化統一的國家，經七年抗戰之熔鑄，戰爭意志之集中，政治上當能趨於統一。以文化統一，政治統一爲基礎，今後應以大部分力量加強北方之建設，使北方在精神上，心理上，物質上迅速發展，與南方並駕齊驅。爲達此目的，戰後國都宜建於北方，宜建於東北西北兼顧之北平。

因北方之凝滯。保守與衰落，而重建之工作又十分艱巨，單靠北方民衆之力量自然不夠，必須以南方之有餘（比較而言）補北方之不足，尤其要中央政府移駐北平，領導建設。南方可靠自力漸求更生，北方建設須靠中央政府之領導與支持，方能邁進，首都建於北平適合均衡發展要求。

建設北方之重要問題甚多，這裏只舉八個肇肇大者：

(一)重整東北。(二)建設新疆。(三)治理黃河，黃河之害大於全國河流之

害，（四）組織移民，東北與蒙新並重，以前爲自由移民，今後爲計劃移民。南洋移民每年只兩萬人，東北移民，九一八前數年，每年平均百萬人。（五）完成鐵路網，南方水運發達，鐵路網之需要不如北方迫切。（六）振興水利，水利爲中國立國之本，北方因旱災特頻，需要較南方爲迫切。（七）建立海權，未來之海軍雖以駐在象山港爲適中，但多數艦艇之建造，則以渤海諸港爲宜，因東北既多森林，而晉冀遼寧更多煤鐵。（八）建設重工業，中國煤礦百分之八十在晉陝河北，鐵礦百分之八十在遼熱，冀魯與察南，北平居中，有左右逢源之便，北方重工業之發展爲全國工業化之基礎。

這八大重要問題都在北方，其成敗得失之影響，普遍的深切的達於全國，他們不是北方問題，而是全中國之問題，而是全中國首要問題，故須用大力求其解決。

總括一句，移都北平之根本理由是解決重大問題，均衡南北發展。

三 禁貞固：戰後首都位置的檢討

現在便要討論北方的兩個名城，北平與西安的利弊。

這一個城共同的疑問，便是（一）控制經濟中樞（二）控制西南各地，兩個問

題，關於第一個問題，經濟中樞戰前是上海，戰後毫無問題，縱然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仍然還是上海。不過控制經濟中樞易，控制軍事中樞難。軍事中樞如不在都城附近，都城可以立失其重要性，經濟中樞因為將來航空交通和通信方法比較發達，並且在政府計劃經濟之下，不至難於控制的。只要中央控制了自北方到上海的交通，一切便不成問題了，而況資源的關係，工業中心在華北而在上海，上海不過是一個國際市場，所以更不至成大問題。關於第二個問題，中國國防的漏洞，是在北方，南方的民族無一個可以和華夏相抗衡，並且山嶺重重，也是天然國界。中國為萬一的防備和生存相關的發展，也許有着若干軍隊。但這種軍隊，惟不至於危及都城的安全，並且也不會畀予割據的機會。況將來軍事工業都在北方，西南駐軍更是無處為害的。四川將來可能尙留一部分軍事工業，但決不會比山西還規模大，而且北平到四川的直路和南京也差不了多少，陝西對四川便更近了。

現在再來比比這兩個城，北平在平等條約未撤廢以前，的確是一個倒持太阿的現象。但現在不平等條約已經取消，戰事結束以後，將見東北和旅順大連完全收復，由北平重要將立見增高。就陸軍來說，對內掌全華北的交通線，對邊防直接控制蒙古。間接控制新疆。就海軍來說旅順和威海正是渤海的兩扇大門，設防以後，渤海便成中